

四書錄

論語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註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言行者四而其一

先進章全旨

此聖人矯時論之失而以身維禮樂也當以中字作主時人惟味中故羣從後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蔡虛齋曰輩字正貼進字不得

故曰猶言世間人物前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

皆進了後番又進來宜。今反謂之質。撲。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

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周聘侯曰玩註先下文質得中文過其質在前

作斷最得語意如時說以此節祇依時人

子曰自冠昏喪祭之大以迄周旋錫襲之微莫

意說不分是非則下節從先進先已無根

不有禮自宗廟朝廷之間以至弦誦歌謠之際

莫不有樂而先後進於此迥然矣先進於禮樂本無可議乃時人謂是儷皮之遺土鼓之意

也野人也於是變爲後進謂是郁郁者禮之明洋洋者樂之備也君子也自有後進而先進

覺其太古自有君子。先進後進是夫子指陳野人君子是時人評論。此禮樂不必週到

而野人覺其不文矣。敬和上只就用處言所謂不可斯須去身者又須知只就成周一代

言二於字節下節用字。野人君子就象氣上說野人猶云老寔頭君子謂有體用且有學

問。二也字言外有品題不當意講者須體貼註語將各上一句一頓入野人君子句纔活並

二也字神理亦得。熊次侯人心苟相安于本然雖先進至今存可也有為之相鄙相棄而後

進之勢成矣。賢者苟不安于習俗雖後進亦當廢然返也有為之相推相許而先進之意微

矣。方聖謨蓋嘗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約者大都無所芬華而子弟

以風流相尚遂漸覺前人之迂曲不近于人情則天上下數百年之間其流失更可知也。又

膏近而微之一鄉一邑之間其長老之談笑而嬉遊者大率見聞皆古而少年之潤色為工

竊以為上世之衣冠不宜于大雅則夫邦國朝廟之間其變遷更可想也。○松陽譚義昔固

未嘗朴也以今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亦未嘗拙也以今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

矣。始不過淳薄之徒開此風氣漸而謹厚者亦為之始不過少年之輩倡此議論漸而老成

人亦和之若此者一是識不破一是立不住故爾靡然從之末節提出吾字與時人相對針

賀之則竟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指本。益欲指過以

就中也。

損後進之過以就先進之中玩。然此時人之用則然若吾則以為禮樂貫得中舍

大中至正之域用之以治世而從其中可登斯世於無過不及之休人雖不自我為君子而

羣自我為野人夫亦奚恤哉嗟乎禮樂至今日而有不辭鄙野者以砥其流庶幾諸君子之厚幸也如字當若字看是承上作一轉語用之只指目前現成說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也子固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君以如字作設如解并以用之必俟得位行道便不似夫子現身說法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一吾字煞有擔當見得眾論悠悠既曰溺於非而不知返在上又無變易之人亦惟以一身自決所從而已然雖為一已言猶欲以身導前路使斯世咸歸於中註意可味王鴻緒返浮靡之積習儼乎見文武成康之易簡是維禮樂即所以維王道也挽叔季之人情油然而遇玉帛鐘鼓之至意是正禮樂即所以正世風也

從我竟全

此追數與難之賢均足繫聖思也以上節為主下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寔之而並冠以四科亦見得一時之厄皆傳道之英尤聖人不能忘情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問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見卷首弟子多從之者此

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天子一日發歎曰人情所不忍忘者患難之共事昔我嘗厄於

陳蔡其時因相從而共厄者寔繁有徒由今思之或散四方或仕他國或歸或亡皆不及門也夫即一二睽違猶足令從我二字須看眼如云陳蔡之厄我事也因相從而共遭此厄人悲憎而况虛無其人乎便覺終身難忘一者字見無一人不在我意中一皆字見無一人留在我目中章氏以心言同憂不同樂以身言同勞不同逸安得不慨然方百川事變

多故亦知終不免于乖分而竟無一人之在吾側則吾之念不及此者也情隨事遷在平時亦忽焉而不覺乃一旦觸目而儆于心益自覺漠然無所向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仲言語宰我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此三句不過

無此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門人因記其姓字謂體道於

意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身心而優德行者則有若顏

淵閔子騫冉伯仲弓闡道於談論而長言語者則若宰我子貢至若以道之用達於政事

者則果藝寬長之冉有季路在焉以道之蘊彰於文學者則詩禮風聞之子游子夏在焉數

人相從思難既是難忘况其為天下之英吾黨之選宜與難有絃歌之樂而安居切思慕之

情此從上節一者字掇出與難諸賢姓名來雖夫子惜別情深若口不忍道而在吾黨不

也信可不稽其名以寔之冠以四科不必分列高下理得於心而見諸行事故曰德行言

語善於辭令政事達於為國治民文學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四項只就

逐開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兼數長言語以下諸賢亦非全無德行存疑四者總以道字

貫昔之患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李衷云各句俱要點患難相從與下節

神迴氣附者張惕菴四書釋地有云陳蔡時子游十八歲子夏十九歲文學已如此魏華

合始得附者父云檀弓一册言子游十四條極贊子游優于曾氏洪邁容齋隨筆云易有

易傳詩有詩序皆出子夏儀禮喪服一篇子夏所傳春秋莫贊一詞公羊高穀梁亦皆子夏門人

非助章全旨

此深嘉頤子體道而故為若有憾之辭憾在外面看喜在內面看鄭禹梅口中似有憾無喜意中却深喜無憾硬作喜語固少味直作憾語亦夫神最宜斟酌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無所不說說意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也頤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此是前一步故夫子云然此句方貼正位其辭若有憾焉其寔

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乎子曰因疑問而有以相長謂之助我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頤子云爾其聞吾言而有所弗順也則疑義生

疑義生而辨難起矣其一聞吾言而有所乍見也則驚喜生驚喜生而證問又起矣助我固我之幸亦助之者之幸也我甚喜及門之助我而回則非其人也蓋回但於吾之言由本及末由始及終無所不渙然水釋由上至下由精至粗無所不怡然理順則既無疑自何待問焉得相長在同誠得矣助我亦不是虛話道理具在聖心不觸則不動加一番辨難便長如其無助於我何哉一番精神引說說是渙然水釋怡然順受意無所不三字亦須

剔不雜了其未盡之蘊且解其未發之秘王士禛聽之以耳而即洽之于心一似吾言皆同

所欲言也者方啟其端而回已悉其蘊一似吾言初不待有言也者非助我即在無所不說看出口氣一直說下中間并着不得轉折今人每分兩截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

然○張陽菴此章純是喜意勿認真註中有憾二字言教者之言學者多不領會得一助我已不容易回也更非助我之比非字如此看按此說理雖是而神味殊短

孝哉章全旨

此見閔子寔有是孝而聖人深贊之上句虛下句寔按古聖賢誰非孝者而聖人止稱舜與閔子自宜就處家庭之變說

○子曰孝哉閔子寔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聞去聲

胡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

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寔

友字不過帶言勿入誦

有以積於中

指父母昆弟說

而著於外

指人故夫子歎而美

之

讀此句可知道子遭家不造而能盡其道者少孝哉其閔子寔乎何以見之蓋情不

句是夫子贊美容掩者莫如父母昆弟而不知公論先不容沒於外人今觀閔子寔始

而人皆翕然同聲稱為孝卒之父母昆弟亦寔有因閔子寔字遂云首句俱屬人稱然玩

其孝而無閒然者非其寔行交字何以致此註歎而美之則孝哉句明係孔子語吳氏

謂集語者之誤良是

舊解以言字緊貼父母昆弟之言人不聞者皆信其言無異論也父

母昆弟稱在前人信在後然曰文不曰其父母昆弟不聞人言而曰人不聞于父母昆弟之

言自宜提人言在先至於父母昆弟俱已感動乃能不聞故昔人謂恆人之父母兄弟以輿

論為公而閔子之父母昆弟以感格為難也○考閔子繼母獨以蘆花衣之父覺而欲遂其

妻子寔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之遂成慈母事載闕里志孔庭記諸書雖不可明

用亦必涵此入誦不然聖門皆不孝之人耶何津津于閔子先輩如方朴山孫鍾元周介生

何義門皆如此說

南容章全旨

此見聖門重謹言謹言自能謹行末句帶說正取其賢也王至皆註深有意三字

○東三復白圭以見之

三妻燕

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

衛武公所作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此四語乃其第五章之句也

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弟子行篇蓋

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合公治長篇子謂南容

解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寡未有易其言而能

吾黨南容每日再三反覆佩服

之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白圭之詩蓋復之以口亦復之

以心對白至固自在白圭不對白圭亦意無不在白圭

三復只是常常體玩念念思維意

也謹言如此孔子爰以其兄之子妻之豈無所取哉

非一日三次之謂王耘渠人君居

一國之尊一猶之遠而可以定命片語之失而或以興戎其動心于舌之莫捫也宜其亟耳

容以公族之子其視武公之為君也異矣而何以號號若斯也人情至耄耄之年血氣衰而

斂藏日易更事久而慮患彌周其慮念千口之欲緘也固倍明耳容方年少之時其視武公

之既耄也又遠矣而胡遂兢兢若此也任翼聖不是他要謹言故誦此詩亦不是他因誦此

詩而要謹言惟平日深有意于謹言故不覺于此數語微吟詠歎輒及之耳

能借窮經以

治心如此此正夫子所深許也以兄子妻雖不專為三復而言亦惟三復上以見其可妻唐之檀言有物則行有恆本為家人之正夫之良亦女之幸不同歸妹之占○譚再生曰南容從孔子適周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南容寔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穆之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此亦南容所聞三復自圭有由來也

季康章全旨

此惜顏子之好學而蚤死要得嗟嘆口氣好學不可添入不遷不貳入誨現有范註在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

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

誨之道也

集註雖云君臣有詳畧然告君稱回茲又稱回亦見得好學惟回所獨不易得也連下數章看惟回為好學故雖已死猶舉其人而繫念不忘

皆著今也則亡豈當時更無學者乃知顏子之學絕學也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

顏淵四章全旨

約旨却請樟丘厚葬非薄于淵為道也慟夫人悲喪予非厚于淵亦為道也道在淵則待淵不可不以道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樽外棺也。請為樽。欲賣車以買樽也。（註）條辨顏路不自為之樽則已之無財可知不請子為之樽而請子之車為之則子之無財亦可知（約）

顏路固是愛子然亦為其賢故欲加厚之下才不才正破他此意

子曰才不才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豈不徒行為之。樽以覆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也。（註）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

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

樽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

財視義之可否豈請車為樽即欲厚葬意夫子辭以不可徒行正不欲其厚葬也。才不

獨視有無而已哉。（註）才二句泛說父子之道非以不才說鯉為之樽之字指鯉只說處鯉

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下二句推出不可徒行之故仍宜歸重葬可無樽上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約）子在則天未

已喪予。此是說一天字以道之絕續言天也。（洪氏孔顏一體同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慟從者曰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納自他人過節非中

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此是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
下非夫人之為慟句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

惜之至施當其可此方曉從者以宜慟之故夫人二字須重頓未句語氣當云不為夫皆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人欲厚葬子曰不可見禮記檀弓喪具稱家之有無檀弓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

止之此門人指淵之門人與上章從者指孔

門人厚葬蓋顏路聽之果以為夫子迫於貧局於分我輩為門人自當厚於師及子曰

子曰稱家之有不得視禮也非我也夫三子也三子指子貢子路子夏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

門人也事已成矣故直責之猶父是以道義事夫子知云我之所是彼亦是之我之所非彼亦非也不得句有自尤意非我二句正歸責門人

季路章人音

此見幽明始終之理當循序以求之也玩朱子意只裏有序邊程子專就各一處

說故置圖外○約首夫子截然下個未能焉能未知焉知正要他從平是處循序

做去且把那一邊闕過耳若只管請幽明始終無二理則是教之躐等也與正意反悖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問事鬼神蓋求

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

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謂推原於始即折轉來看其終○按

知所從蓋幽指鬼明指人始指生終指死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田明而幽由始而終是

來也神未知生先欲知死是躐等明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則

有晦聚則有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曉雙峯曰如父母活在這裏尙死生人鬼二而二

散理之自然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事鬼知死之理即季路問事

何如子曰明有人幽有鬼推而行之自事人始若人事父兄未能盡其孝友出事長上未能

盡其恭敬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安能事鬼而使之來享乎亦先求盡其所以事人可矣又問死之理何如子曰始有生終有死反而求之自知生始若氣以成形未知形如何踐埋以成性未知性如何全則生非順事歿必不寧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亦先求知所以生可矣而知明即以通幽而全鬼神只指祭祀之鬼神勿泛說生則爲人死則爲鬼亦非有二生即以全歸寔不外乎此但人鬼而曰事便是以克盡其心言生死而曰知便是窮究其理言問事鬼神是問其所當然問死是問所以然須看註皆切問也何謂鬼神不當事死不當知便不是勸學錄未能未知只就他問便見人鬼死生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鬼神兼內外說方完如能盡子道以事親故廟焉而人鬼享能盡人道以事天故郊焉而天神格生死亦兼理氣言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知生吾順事則知歿吾寧事夫子以人字壓他神字以生字壓他死字只教子路向平寔切近處做所謂循序而不躐等也然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此所以無二理也金正孟人之與人情相構則一膜之外胡越矣枕相御則覲面之閒逆億矣耳目之可見聞者尙如斯而何庸更索之杳冥也人之有生血氣之衰旺莫定其平矣神志之出入莫測其鄉矣著察之于行習者尙如斯而何庸更窮之身盡也曹徵之在人間無抱慙之處則對越即以通神爲天壤不虛生之人則且暮皆可爲死蓋人外無事鬼之道故思文配享不過陳常藝極之經此生有必死之期故存順沒寧乃見生盡全歸之樂○此章當拈知能二字作眼能以事言知以理言夫婦之與知與能在此聖人之不知不能亦在此

閔子章全旨

此聖人造就人才之深心也諸賢皆有剛德總以氣象言氣象能剛者具有進道之資過剛望其求免禍之道下節不可盡在樂外惟愛之至故慮之深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章義見前篇

行行剛

強之貌

閔侃侃解見鄉黨篇

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子曰者仲尼居諸賢侍側有閔子者本德

也氣象之何以和平也但直內方外之本著陶禮淑樂之容閔如也有子路者以好勇而發之一若大疑可決而大事可定也一若實博不揣而萬人亦往也絕無溫厚和平之氣而畢發正大高明之容行行如也有冉子子貢者由藝與達而發之雖不自恃其聰明而已不能盡掩其聰明雖不自恃其才技而已不能深藏其才技溫厚和平不足而磊落光明有餘侃侃如也若此者有陽德之亨而無陰邪之病進可有為退可有守斯時夫子無言也而從旁窺之但言侍側二字是眼目人於從容閒暇時本真自露最足覘其氣象程扶野子路年見其樂云長而先閔子者凡國家有文每抑強武之士而聖人樂育首推德行之儒記者之書法也各以兩字形容都好邊說不可因下節預著一貶語當以剛字為主閔子之剛較深沉冉有子貢則剛直發露子路則發露已盡要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護含糊意其形於外皆其分力之所至故子樂在足以任道主誨冉求似柔弱的人何以有侃侃之風蓋求也藝是有才底人凡有才便自暴露○勸學錄閔如得夫子之溫行行得夫子之威侃侃得夫子之暴大而化之則聖人全體中和陰陽合德者可幾矣故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

孔悝之難。左傳哀公。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然過剛足以取禍。亢龍之所以有。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悔也。故天子戒子路曰。氣象若由。

也。似有不得其死者。然率其一往無前之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危道也不可。不警也。聖人。若字是轉語。士而樂字是見其好。就好中看其不足。則於由不樂中之所隱憂者如此。能無慮。然者未定之論。言此使知所戒。非逆決其不免也。○行行字眼勿露以上文是記者之辭。

魯人章全旨

此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詳說魯自莊僖以來已疲于齊晉之霸。迄定哀之間又役於吳越之強。其間稅畝邱甲。民不堪命。復言興作。國尚可支乎。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貨謂金玉。為蓋改作之。魯有府名長。取財恆足之。義欲後之顧名思義也。乃

欲毀其舊而更新之。恐府為而府不長矣。恐府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疑即而魯并不長矣。魯君臣汲汲謀此。故書人以貶之。指此陳定文長之為言。永也。亦欲使于孫世世循之。而有基無壞耳。長之為言。恆也。亦欲臣民凜凜司之。而財用當足矣。為者新之也。或易其規。或更其地。若但葺治條理。下何以言改作。勸學錄如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書之。望其改築也。世室屋壞不修。春秋書之。望其復修也。所謂可為而不為者也。長府非其例也。如新延廡。春秋書之。新舊也。凶年不修三築。臺春秋書之。非地也。民力已殫。所謂不

可為而為之者也長府其例也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

如仍舊貫之善魯人必倡為不可已之說故子騫以是諷之閔子騫私憂之曰長府有舊仍舊貫則上以省事

上病國而中二句一直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詞改作南野謂崇

下病民哉利聚斂之萌尙是後一層事究竟以註義為主更須切魯時勢議審謹謂傷

勞閔子口中勿說出不必從

子曰夫人不言必言中夫音扶中音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夫子恐閔子騫之

從而稱之曰言句無裨於國無裨於民即忽視之可也而夫人非妄言者也言則上焉必有

中於國計下焉必有中於民瘼也豈可稱夫人做魯人也不言註訓不妄發非不言則已

以為人姑妄言之而我姑妄聽之已哉之謂發必當理緊承不妄發說下八字一氣相生

如云此人不糊亂說語一說着便中理分貼平時臨事者非言必有中須貼定是非得失

利害損益上諄方與魯事對針兩句歸重下句上句只作引起將仲達言者為是則非將

有所歸言者為得則失將有所受此夫子意也後長府一事經傳不載或因此而止歟

由之章全旨分上下看為子路言則諷其短為門人言則表其長○依張氏從門字申出堂室為通章線索

子曰由之瑟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

鄙殺伐之聲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蓋其氣質剛

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察虛庵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欲夫子聞

瑟而警之曰某之教人以中和為貴今由之瑟奚由鼓於某之門哉瑟只一端由是全體

由毋使某之門各殊於由之瑟而使由之瑟不殊於某之門也可矣聲之不在瑟而

在由由與瑟為謀瑟遂有由以出是個由自有此個瑟聞其瑟可知為由之一字具見全體

呈露處由字對某字一層對某之門一層見瑟為由之瑟不惟與某不似即某之門亦復

不類也奚為為字粘下讀是活字若作鼓字解是謂他當鼓於別處不當鼓於某之門大

失語氣蓋此是儆省語非鄙薄語

門人不啟子路曰由也升堂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啟子路故夫子釋之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影堂字特未深入精微

奧耳精微之奧影室字○已字特字耳字體貼語氣入微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夫子之警由者欲其養

心養氣歸於中和也誠如

是而子路且入室矣乃門人不知以為夫子斥之於門牆之外遂不敬子路子曉之曰由也
豈但非門外之人哉凡人之入道有次第譬之自入門而升堂自升堂而入室從末有不升
堂而入室者亦未有升堂而不可入室者由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已升門以內之堂矣但
不能至於仁之熟義之精而入堂內之室也程澄門人豈如衰薄之習反唇相輕者哉惟是
耳安得以引之於室者而謂拒之於門也注夫子所可門人亦可之夫子所否門人亦否之
此亦夫子尚右門人亦尚右之義也甚哉門人之嗜學也特出之所造有未可沒者由也
二字讀斷堂與室非有兩個就子路言是致廣大而未盡精微極高明而才道中庸者一
矣字重一也字輕未字有且暮遇之意蓋此節為不敬分解宜抑揚歸注上句
問師章全旨通章以中字為主首節因子貢問而言其所造之異下又因子貢注在師而言其
失之同總之皆失中也所謂中只是義理之至當恰好處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

貢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注雲謂惟才高意廣自必好為苟難惟篤信謹守自必規模狹隘兩人所造各異也

子貢意以師為賢而以商較之因問其孰賢子曰道貴得中今注引說此節須提出中字過

就師而論則失之太過就商而論則失之不及其所造如此注不及方有着落松陽二

子俱從事學問以求中者但氣質不能變化私意仍為牽引故學之數年猶然一師一商過

與不及終是學問之功未至